

紫芝園漫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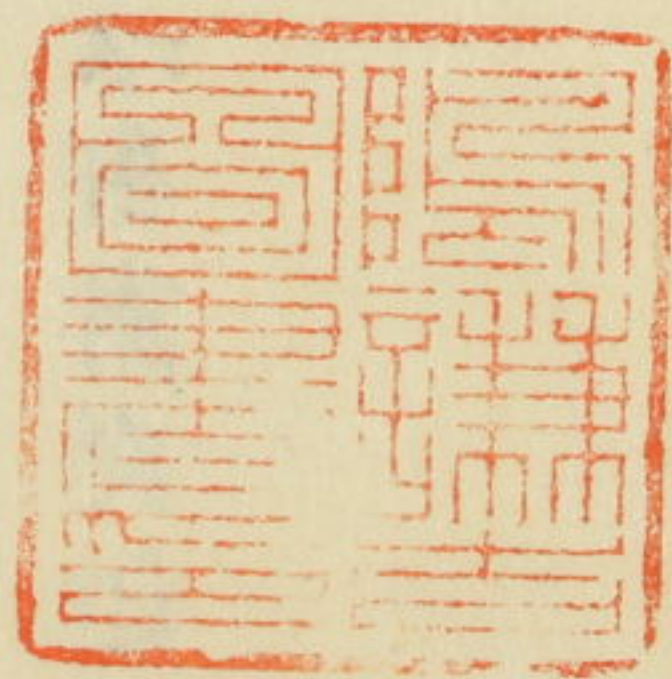
四

1 曾 5
20
4



紫芝園漫筆卷之四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吾邦東夷之俗不以娶同姓為嫌如景行之皇子太和武以
 仁童之女為妻其始也人倫之亂莫此為甚仲哀以息長神
 功皇后為妻仲哀景行之孫太和武之子息長開化之曾孫而
 與景行再從兄弟於仲哀為父之族姑安閑以仁賢之女春
 日為妻安閑應仁神玄孫之孫春日應神之玄孫之子也此二
 者雖非有服之親而皆尊屬九不可娶也敏達以炊屋古即推
 為妻其妹也舒明以茅渟王之女極即皇為妻天武以天智之

女即持為妻皆其從子也此三者雖卑屬而皆期親也亦不可娶之尤者也孝德以舒明之女為妻皇敦良即後以皇居朱雀負即三之女為妻皆其曾祖也孝德舒明之女俱敏達之曾孫敦良居貞之女俱皇成明之曾此二者皆再從兄弟而為婚也又如後靖娶事代主之少女至武娶藤不比等之女皆其從母也雖則異姓而尊屬亦不可娶也凡此皆其重而著者也它娶全姓殊屬者不可勝紀夫從子蒸如兄報妹從父報姪禽獸之行也雖私為之莫大之罪也况公然成婚干下民且醜之如之何人主而莫知愧之乎苟為人之上者而有禽獸之行其何以為萬民之

表哉厥後中國聖人之道東漸人乃稍稍知禮義然其所明僅見兄弟叔姪為婚者則賤之而已娶大功以下親則習以為常莫知其非上之人猶然况下民乎嗚呼痛哉

吾邦女主臨朝自神功始然神功以皇后奉太子雖專矣猶守名分也至於推古則即位改元稱天皇一無所避豐聰馬子為之也其後皇極持統元明元正孝謙皆援是例然皇極持統皆皇女而先皇之后也不必賴大臣之力而群臣奉之元明元正之立以藤氏之故孝謙之立以藤氏之故也此三主者皆外戚所立也自古大臣外戚之專害莫大焉逮乎

孝謙之重祿罷僧道鏡淫行穢神益臭毒流無究自後不復
立女帝益有懲也

今之為大夫者有四等焉能讀書學問者上也見有學者而
悅之其次也見有學者而不悅亦不忌又其次也見有學者
而忌之民斯為下矣蓋能誦昏學問者莫以加焉見有學者
而悅之是君子之徒也已雖不能學可与能學者全其功矣
秦誓所謂漸漸休休者也見有學者而不忌雖不若悅之是
猶有容者也可以為善人矣若夫見有學者而忌之不啻已
不能學亦令人不得學是賊人之大者也秦誓所謂媚嫉之

人也尤不可以為人之上矣國君能審此四等之人而用舍
之則為改其庶幾乎

伊仁齋豪傑之士也所謂不待文王而作者也物先生亦豪
傑之士也然後伊氏而出故其學雖不本伊氏而不能不以
伊氏為嚆矢也

仁齋有不可及者三焉學不由師傳一也不仕二也有子東
涯三也物先生不有一也

明明德人君之事也天子明明德於天下諸侯明明德於其
國如諸侯而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受命之君也自卿大夫而

下雖有明德無所明之也已

春姝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尤氏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辰氏有隱慝焉杜征南註曰隱慝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回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是為深允謂聖人畏天故以神道教後儒好言理義將以滅神道是岳天者也左失聖人設教之旨真善哉元凱此註可謂知言者之音也是故漢儒吳異之說未可盡廢善學者知之惟漢儒太拘耳

看字於古書未經見東漢以後文間有之曹大家東征賦曰看成皇之旋門潘安仁西征賦曰看天險之衿帶塵塵此類而已愚謂看之義視也古書有視字無看字後世俗語言首不言視故文辭用看安則嫌於俗語不如用視字之為古雅也

便字作即義而用之亦非古也蓋魏晉以降也雖韓柳之徒用之亦不欲傷之為其嫌於俗語也

尚昏無也字蓋其文体然耳六經論語無真字孟子亦無之莊子乃好用此字為文亦其所道然耳

今之為士者多無恒產故雖有高尚之志而不能弗仕孟子所謂為貧者也惟不可仕於權門勢家耳權門者如憲廟時牧野氏柳澤氏是也勢家者如本莊氏是也是故太上不仕其次仕於王朝其次仕於候國仕於權勢之家者民斯為下矣

學昏者務写法帖其志期似古人期似古人則可惟得其法而十似七八則可以已今之學者惡在太似以學之過也若盡似其所学之古人則是不及古人也何以言之字者心盪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故人之作字也其不全亦猶是也

是故昏必為一家方足貴已夫昏莫工於右軍後之學書者誰不學右軍者而未有一似右軍者也雖不似右軍然不失其為能昏各成一家也學古人而盡似之尚不足貴况似今人乎

近世東人能昏者未有過右鼎菴者也鼎菴者長崎人也名學魯字貫卿元祿間客遊東都通醫方能葉語工詩詞尺牘印章尤善臨池隸楷行草皆到妙處四十許歲貧窶未見知於世因鬱悶失心而死人遂不知之惜哉吾友安東壁少從鼎菴受業除醫方外皆盡其道昏最入室他人莫及焉東壁

亦不幸早世今也則亡豈不惜哉

林道榮者長崎古人也。与高玄岱俱以善草書知名。然林不及高筆法無變化故也。但林兼諸体高非草字不能作。此則高不及林處。世人特稱林者以此也。已。

細廣澤學文衡山而成行書甚佳。予恨其太似衡山耳。東都人從廣澤學者衆矣。亦莫不似廣澤。至其尤者又太似廣澤。此皆學之過也。先儒論詩曰。今人之詩不患不學。唐患學之過也。予於昏亦云。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始以英為言。終則曰行。此三年海內晏

然天下大治。是以天下言之。文法前後不相照也。古人之文亦有如此者。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四子講德論二篇大意甚相似。而文亦自相犯。不知其孰先孰後耳。是知子淵之所以望于時君。惟在茲一時也。

曹元首六代論。陸士衡五等諸侯論。皆以封建為治天下之要。副而謂秦漢以後郡縣天下為失策。真有識之言。二子者可謂達經世之道矣。唐柳子厚乃謂封建者非聖人之本意。不得已之勢也。遂著封建論文。雖可觀矣。要非知經世之道。

者也其實蔽於所習而未之深考耳嗚呼自六朝而下王者之作不一而足未有一效三代之治而議封建者輔佐之臣亦未有以曾陸所論進其說君者何哉事逐流俗而不誓古之過也誓古而行末流猶不免於弊况經國而不誓古何以能久焉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豈不誠哉由是觀之曾陸二子之學有所見哉然元首不甚聞士衡以文詞見稱可恨可恨

唐李華云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何故多事四夷無諸侯故也豈惟多事哉自兩晉五胡之亂中分天下而其卒為狄有矣隋氏

雖能一之而不久失之李唐中葉吐蕃內侵多事四夷殊甚宋承其弊始見侵於女真終見滅於蒙古明氏克復華夏冠冕斯人自其中葉復患北虜萬方防之而不效卒拳海內為虜有便蒼生為髡辨之倍此豈它故哉由無諸侯故也此非後世經世輩所知唯深於誓古者知之予益有管見焉嘗著論以論同志不識後之君子以為何如

獸之毛所以禦寒也鳥之翼所以飛也猶有毛而不堪寒雞鴨有翼而不善飛天之賦物亦有如此者

沉休文安陸王碑多虛語少實語冗長可厭余每讀之不能

終篇六朝偶儷之文不可人意乃甬王簡拙頭陀寺碑雖是佛語而却可愛

歐陽永叔畫錦堂記稱韓魏公曰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善哉言為相如是能事畢矣凡言人臣之度唯此語盡之嗟夫自古世必有相能如歐公所云者果半人乎信哉才難

謂富國強兵為霸術者怪生之談也其實先王之道亦唯是物耳足食足兵非孔子之言乎蓋國而不富不可以為國兵者所以守國也兵而不強不足以守國然國不富則兵不強

是富國又強兵之本也富國有道能盡地利則國富後之為國者率不能盡地利見磽确污鹵不宜嘉穀則以為不用之地而不復求所以治之殊不知地若唯生嘉穀而已則何足以養人哉夫地有丘土為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濕五者皆地也人之所資飲食衣服藥物器用凡百貨財皆產地善治其地則各隨其所宜皆得其利也然後以有易無則用可足而國可富矣此謂盡地利

民農為本固也然地或有不利農則必耕織若果不利農則自炒鐵煮鹽狩獵釣漁以至百工之事莫不宜為者孟子曰

民事不可緩也。故善治民者，視其才性而參以地宜而教之，就事因督其事，賞勤者而罰惰者，夫然後民遂其生而慶富可致，此亦為國之要術也。

史記淮陰侯傳曰：儋石之祿者，闢卿相之位。剗字無音釋，人多不識。余慮五音海篇云：剗，丘月切，少也。本出信字，皆篇是則音義與剗字全蓋俗字也。

楷書右軍之後，惟唐人為尤。工前則虞世南、柳公權，後則顏魯公，可謂極其妙矣。顏之後，寥寥焉。宋南宮明、文衡山，非不佳，惜之適勁耳。元晁子昂亦半采有餘，而骨力不足於二子。

當雁行也。其它皆不及二子。要之，雖曰魯公之後無楷書可矣。

我日本古時亦有楷，昏如壺石碑，可見其楷，姓名不傳耳。或曰：三雲真人書。

鐵漿損齒，北方婦人用鐵漿，和五倍子，以染齒，每見男子七八十，牙齒完者多矣。婦人則四十以上，牙齒完者鮮矣。此豈非鐵漿之貽害乎？世人乃謂鐵漿牢齒，謬哉。

太宰子謂叔豫曰：子好文雅，而厭人事，好文雅則君子矣，厭人事何也？叔豫曰：為其害文雅也。太宰子曰：昔曾子省其身。

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夫為人謀豈盡文事哉必也倍事居多如厭之已甚則不忠莫大焉叔豫曰備過矣

自古英雄豪傑多嗜酒以其能消憂壯氣也蓋男兒處大事居大業者動輒羅憂患當其時也非酒以壯其氣將恐其氣有所屈撓而萎靡不振必也斗酒自勞然後有以能立乎大難之中矣古之人聖賢何独不然耶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論語曰唯酒無量由是觀之雖孔子亦善飲也

武成曰既生魄蔡氏集傳曰生魄望後也新安陳氏曰以望与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純謂陳說

得之

毛詩東山序曰說以便民民忘其死陸子衡五等諸候論引此語而上有易曰二字按此二句出易兌卦象傳而便民作犯難惟古人多引此語皆如士衡所引豈古時學者所誦如此歟抑易有異本也

飲食之器宜小蓋人之於飲食易過難節故或再進而後饜或三進而後饜或六七進而後饜固不可限以杯盃之數已但大器再進則不饜而小器三進則饜亦人之常情也是故飲食以小器耳所以節欲也

或曰羽族總名曰鳥毛族總名曰獸鱗族總名曰魚介族總名曰介虫總名曰鼈經傳言鳥獸魚鼈是也鼈是鼈類一介虫耳然舉此与鳥獸魚並稱則是為介族總名也的矣李令伯陳情表非無愛親之心然不欲諛之以其稱蜀曰偽朝也蕪明允高祖論非無正君之意然吾亦不欲諛之以其謂噲為可斬也

浮屠言天有須弥之說為最為虛誕唐僧一行達磨象者也行之言天一如吾儒曾無一言及須弥者是以見其為虛誕矣

大匠誨人以規矩故曰師曰師匠按范甯穀梁傳序云層淺末學不經師匠字蓋出於此又見顏氏家訓

花譜有茉莉花宋人之詩詠之茉莉草下作本末之末今人或作味音詭誤也按此字正韻字彙皆不載近世廖氏正字通載之曰茉莉葛切音末茉莉花名

子貢問曰賜也如何朱注曰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訖謂如此則子貢羨子賤見稱於孔子也子貢之賢恐不然也况此二章非必一日之事不知朱子何據言之後篇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也章又載胡氏曰夫子稱顏回

不改其樂再求聞之故有托言夫冉求亦孔門高弟即令其道不深豈一旦聞夫子稱顏回之賢俄然廢其學哉意者托二章又非必一日之事也集註必以為一日之事何耶

互鄉難與言朱子互鄉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余謂本文惟言其不可與友而已未可便說難與言善然言其不可與友則難與言善之意自可見矣

周語下篇見十三卷

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善托語可以為修身之法矣

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言今

之從政者皆是斗筭小人無足算者也朱子乃謂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予觀本文未有警子貢之意集註謬矣孫瑯緒言有托說不可不考

世俗嫁女顧不及其舅姑可謂不智也婦而不見舅姑猶人而不見父母也謂之幸可乎子貢曰古之嫁者不舅姑謂之不幸善哉

許升微曰補脾不若補腎季明之曰補腎不若補脾余謂腎者先天之元氣脾者後天之元氣二子之言各有所主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本草家說豹齒骨極堅力不能破火不能燒有詐為佛骨以誑俗若人識豹齒則知佛骨不足貴矣此博物之益也

醫者仁術也世之俗醫乃以是釣利悲夫陸仲遠常云醫家之書近於仁一醫家之事近於利可謂名言也

日本桓武天皇定都城州愛宕郡以擬漢之長安城故名曰平安城遂為萬世不遷之都平安之名豈徒然哉後人乃稱洛陽焉以洛為京師之別号也殊不知在漢長安自長安洛陽自洛陽不可混同也且洛是水名水北為陽我京師寧有是水耶至有洛東洛西洛北之稱則其妄又甚焉

王逸少蘭亭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此學左氏文法

凡人年高而有才望者往往為人所忌以其才氣勝人圭角露辛容貌之間也如歐陽公則不然醉翁亭記曰觴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間者太守醉也此數句可味有少者懷之之氣象焉

醫昏經洛所註為喻俗說音愈或去月直作俞皆非字彙云喻音豫切音怒五臟喻也純謂喻輸也一作輸去邑扁鵲傳曰因五藏之輸按韻會輸字有二音平色春朱切去声春過

劫增韻凡以物送之曰輸則平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去色
人病有陽虛有陰虛陽虛者宜灸陰虛者不宜灸仲景有火
邪火逆之論曰微救之脈慎不可灸見傷寒論今之信醫治疾不
問陰虛陽虛藥之不愈則必灸之陽虛者治陰虛者斃噫鹵
莽哉

李太白袁州學記不書年号但曰皇帝二十有三年三十有
二年此用春秋紀年法至言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
則學禹貢文高古可愛

頌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元結大唐

中興頌美中有刺似褒而實貶之大要春秋之筆也其曰大
駕南巡正是天王狩于河陽之訓其曰奉賊稱臣諫玄宗喪
位朝臣為賊所辱也其曰二聖重歡諫肅宗自立無所父命
也蓋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令乃如此謂之二聖亦婉詞耳
韓文公原道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德此二句且泛說不必指仁義之道仁義之德而言下文曰
道與德為虛位其意可見說者以由是之是指仁義言之非
也此是字如至於是邦之是非有所指也下文必曰非吾所
謂道也非吾所謂德也然後乃說吾儒大本頌曰凡吾所謂

道德云者合仁与義言之也。由是觀之篇首三句四句為泛說道德字義無疑也。

文章著述不以多為貴。惟欲其精詳。所謂剗涉世教萬世不磨滅斯為美。古今作為文章其書滿家者焉。如多言必多謬。耶易曰吉人之辭寡。豈不信哉。如字治僧喜撰有我廬歌一首。以不朽其名。令人欽慕。可以為法。然則計不朽亦不在多事也。

死人之終也。故以疾終天年是其常也。其或死于忠死于孝死于節義。雖曰不幸。亦是士之本事。非變也。若夫不能守身。

以致疾病。好貨好色貪欲無厭。以死于刀鋸。一朝之念忘其身。以死于兵刃。此乃所謂變也。而君子之所不言也。子亦無論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人臨死之際一言一動足以蔽百年之行事。豈不重哉。世之讀書聞道者。素行或可觀。一旦病革而言不亂者。鮮矣。善哉。曾子之言。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曾子之所以為曾子。而凡君子所當效慕也。

天下之事成与不成在得時与失時。故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要在一時字。泰誓云時哉弗可失。

俗人有對醫言我欲服某藥者亦孟子所謂教玉人彫琢玉者也不智甚矣

白樂天太行路言婦人之情委曲詳盡不可尚矣其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它人此兩句最有味凡為人夫者所宜体察也

旅之六五不言旅程傳曰五君位人君無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程固聖筆傳亦精矣

離之象火也物之麗者莫麗于火故坎卦為離離之為麗猶亂之為治也

詩以氣為主且如荆軻易水歌項羽垓下歌誦之使人悲歌慷慨非二子有豪宕之氣能若是哉今誦其詞猶能動人況當時聞其色者乎故為詩者不可以無豪氣若夫柔弱早屈者其詩亦不足觀也已

楊誠齋詩曰日長睡起無情思閉看兒童捉柳花余謂此二句写得閒適真致如畫及詠鶴林玉露曰張紫巖見此詩曰迂秀習襟透脫矣紫巖所評与愚見合迂秀誠齋字也

近世言文字者皆謂焉字為助語辭花大不然也焉非語助必有所指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故稱龍焉故稱血焉子產

有君子之道四焉殷有三仁焉樂莫大焉感莫甚焉上焉者
下焉者之類是不得不著焉字此諸焉字皆有所指謂之語
助則不可知此義者千古唯顏之推一人而已矣說見家訓
昏證篇

君子之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之醫者之於病家亦猶是
也蓋便知之則啓疑慮起爭端將不利病者耳非有所隱而
秘之也

平安俗率悅人以言而無其實威上六曰威其輔頰古其此
之謂與

昔國人言善治必稱延喜天曆延喜者皇敦仁年号天曆者
皇成明年号也二皇吾未見其為明君是何足以言善治自
今觀之上世教君史傳不審每事實可考中古君當以仁德
皇為第一觀其高屋歌分明帝王氣象所謂樂民之樂者也
孔子曰詩可以觀豈不信哉今試推本是歌所以作則其為
善治蓋可知也延天二朝寧有是作乎

仁德天皇為皇子時百濟王仁見之曰皇子有登極之相後
果如其言仁乃作難波津歌以賀之後世稱仁善相予謂仁
德高屋歌真帝王之歌也言心之苞也有是心斯有是苞帝

帝歌。雖作子即位之後。然其未立之時。既先有是心矣。是心即帝王之心也。即有帝王之心。則宜有帝王之相。王仁所相。必不誣矣。

皇子廐戶。亂臣賊子也。大連守屋忠臣也。知春妹者。識之。或問俗間四字。或作三。豈有據乎。曰。觀禮註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賈公彥疏曰。堯典云。帝曰。咨三岳。皐陶云。外薄三。海。秦誓序云。作秦誓三篇。是古昏四皆積畫也。故知三非俗字也。

余每食誦李紳。憫農詩一篇。然後敢食。欲知稼穡之艱難也。

佛家有對食五觀法。吾儒却無此等用心。何耶。古人蠶婦詩曰。昨日到城郭。婦來淚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蠶養人。此又暖衣者所當誦也。

或問樂有節。族節。族者何謂乎。曰。長之短之之謂節。族。緩之急之之謂族。族即奏字。

溫酒易醉。易醒且可多飲。冷酒反是。朱丹溪醇酒宜冷飲論。欲人少飲也。若多飲冷酒。則失丹溪之旨。而為害大矣。

或問戒字。曰。有三義焉。有戒飭之戒。有戒令之戒。有戒備之戒。如曰。戒期。是戒飭之戒。曰。戒勿。越。是戒令之戒。曰。戒不虞。

是戒備之戒。合而言之敬慎恐懼之意也。今人大率以為禁止之義。謬矣。

浮屠本游干方外者也。禪又方外之方外者也。

周易經二卷傳十卷。宋呂氏所定。朱晦庵以為復孔氏之旧。今按經凡四千九百三十四字。傳凡一萬五千三十六字。合之一萬九千九百七十字。

賁之初九。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如曾子易箒。是已。坎之六四。納約自牖。如孟子之於夷。之是已。歸妹九二。在古人。衛莊姜是已。

滿盈二字。義不同。滿是十分之意。盈是過十分。易曰。水流而不盈。又曰。坎不盈。若下滿。字則失其義然。

變革之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然後可行。否則是以暴易暴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非惟革命。凡事皆然。故君子慎之。

學易而尚占者。當左傳占法。乃正法也。如納申。乃術數家事。非正法也。然左傳占法。非深於象數者。求易知也。故學者潛心於象數。然後可以言易也。

昏契以前。固無是易。昏契以後。亦無復是易。老佛之間。寧有

是昏耶

邵康節渾身是易千古無是人物

說易可以忘憂唐詩曰愁中卜命看固見此言不是蓋愁時看易便可以自廣何待卜筮而後知命不若葉平巖詩曰閑坐總前說周易不知春味多時可謂得易中趣矣

一日余與客過市有乞兒求食客曰如今起卦將以乞兒屬何卦乎答曰屬兌卦其義何如曰兌卦上其口為仰本是卜而餬口於人之象客悅

易本是卜筮之書朱子是言正是千古秘訣不信此言者未

足與言易也惟此言不易知耳

卜筮之人鬼神憎之以益其秘也可不慎乎

邵堯夫詩曰候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掉臂不顧之狀孟嘗君傳云掉臂而不顧

兄弟之道常棟畫之其曰兄弟圖剋于牆外禦其侮務形容人特

莫此為切此其所以為周公之作也與

勤以濟事莫若早起暗以堯事莫如晝寢

辭有三一曰禮辭二曰固辭三曰終辭士冠禮註曰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士相見禮

註曰同如故也

或問女子適人經傳註或曰嫁或曰適人或曰歸其別如何
曰按儀禮喪服註曰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
曰適人公羊傳云婦人曰嫁詔歸然則曰嫁曰適人通之詔
歸

蓄藥所以備疾病也蓄錢所以備不虞也蓄德所以死生之
大節也平生虽有才望然臨大節而惑焉所謂虽多亦奚以
為

君子思多言經傳所稱昭昭焉宰我子貢善為說辭而孔子

每折其辨良有以也蓋多言之害大故內則擇子師必求其
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為子之師也詩云仲可
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平安人謂細辛水葵此物出賀茂里故亦謂之賀茂葵別有
一種名細莘者是杜衡非細莘也本草云杜衡亂細辛信哉
平安時嘗言悅心莫如道理不亦善乎大抵悅道理者善人
也識道理者哲人也得道理者君子也

平安有安井真裕者初為浮屠修親善教父母死而焚之後
寺東髮為儒其室号歸正庵貞享間著非火葬論極言釋氏

之非文雖鄙俗其志可憫村田通信貝原篤信皆為之序云
醫學入門曰凡乳母但覺小水短少即是病生余按不獨乳
母為然凡人皆然不可不察

世之待賓客者惟能悅其口而不能安其心心者本也口腹
者末也棄本而從末可謂誤矣昔孟子論事親謂養口體不
若養心待賓客者亦獨是也故善待客者燕樂其心而畧其
口腹詩曰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

孟子初見魏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遂極言好利之害

其於齊王則不非其好勇好貨好色而每言其因之可以王
何獨於魏王不取其好利也蓋齊王自知其好勇好貨好色
之為疾而每以語孟子以明己不能有為也此其情可以為
善也而懦弱不奮者也故孟子因為巽言以導諸善耳亦其
所謂不啻之教誨也其於魏王則初見之際苟為巽言以從
王所好是則所謂為容悅者也己之道將為其所屈是故首
為法言以析利之一字此乃說大人之道君子守身之固所
謂勿視其巍巍然者也若夫論諛早屈苟合取容則小人之
言無所適而不見辱焉孟子蓋惡之故也

晉荀勗在楚鄭賈人有將真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永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勗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存太宰子曰人有德而知報之當也誠賢人自有其德賈人亦君子哉

旅爨一篇句句圭璧字字珠璣真是人君護身之神符守國之寶与所宜佩服弗措者也

宋儒解經每遇天字或云天即理也或云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夫天也者天也仰視蒼蒼者是已何用解為且理者死物也謂天為理是死物視天也豈不謬哉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二則字皆承上之辭則不威學則不固七字承發首四字而言學則不固云者本當云則學不固今以學字在則字在則字上是字

然則不威三字承上四字則易易學則不固一句承君子不重四字則難見故伊仁齋以學則不固一句不承發首四字別為一句而謂人學則不固不學則固遂以固為固陋之義雖亦通而失文理非字法故也

嵇康繫獄作幽憤詩嗒嗒自悔其無行康少負不羈之才不守禮法豪放踈懶傲世忤物遂用是取禍所謂自作孽不可

道者也。至乃繫獄，然後悔悟，不亦晚乎。康之才誠可愛，而其人則非君子之徒也。大抵六朝之士多北類，亦風俗所使然也。

齊梁間詩唯謝朓尤工，自任昉、江淹、沈約而下，唯樂府可觀而已。其五言則古詩之變而未成唐律者也。譬如美酒方敗而未成醜，至陳隋其敗極矣。尤不足觀。已余嘗謂齊梁以後，偶儷之詞不若唐人排律之整齊，以其似而非也。

古詩十九首中，兩有君令人老句。蘇武詩有慷慨有餘哀句。十九首亦有之。古人語相犯，有如此者。

謝玄暉鼓吹曲，全是唐律之調。

詩中用坐字，無故之義也。陸機詩：「澤坐自捐。」李善註曰：「無故自捐曰坐也。」張協詩：「百籟坐自吟。」李善註曰：「無故自吟曰坐也。」是坐字為無故之義也。

詩三百篇，盧令三章，共六句，二十四字，為最少。閟宮九章，共一百二十句，四百九十二字，為最多。祈人曰：「祈久二字句，有駉曰振振鷺，鷺于下，鼓調吟，醉言舞，每三字一句。閟雅曰：「閟雅，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每四字一句。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每五字。」

一句北門云政事一埤益我又曰室人交徧讀我皆六字一句七月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每七字一句又曰十日噫晡入我沐下十月之交曰我不敢侮我友自逸皆八字句短句止於二字長句止於八字邠柏舟曰觀閔既多受侮不少為對聯之權輿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趙邵卿曰民事不可緩之便怠惰當以政督甄教以生產之務也朱註曰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純按民之於事緩之則怠惰乃其常情也故孟子專言以政督甄因引詩以明其義緩字之說趙氏得之

如朱氏則以為督甄人君與詩意不合其說謬矣

聞文王作興作者文王之作也與者伯夷太公與也聞文王作與五字一句作字之下微讀趙邵卿謂文王起與王道晦翁但云作與皆起也而不復言作與二字所以並下趙說固非也朱註亦所謂語而不詳者也

孟子好用幾希字七篇中凡四言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曰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幾字朱子皆不音蓋如字讀也四幾希義同朱子於初曰幾希少

也。次日幾希不多也。後不復註。已見於前也。趙氏於初則曰幾希。每幾也。次則曰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於後則曰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一以為少。美二以為近。美豈有一言而異。美者哉。趙氏誤矣。當從朱子皆解為少美也。孟子之文有極奇者焉。而人不知以其自幼所習說故也。如莊子則人多悅之而說之不若說孟子之習。故每見其奇。已。是故說孟子而不見其文之奇者。未能善說者也。豈惟孟子而已哉。凡古文皆然。要在熟說爾。

宋儒好言公私。必以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為言。遂謂私為私欲。及語君子小人。每以公私為言。意謂君子之心至公。無私。而小人之私而已矣。終欲令人盡去其私。謬矣。夫人焉得無私乎。蓋公私之為言。非謂善惡邪正之謂也。謂朝廷為公。則士大夫之家為私。謂衆中為公。則獨處為私。謂顯處為公。則隱處為私。謂外為公。則內為私。謂他人為公。則親戚為私。謂世上為公。則家人為私。謂父母舅姑為公。則夫婦為私。是公私之為言也。其用不一如此。大凡以外內顯微言之也。不然。經傳多言私者。如皆以私欲解之。則失其美矣。從宋儒說。則顏淵之私。亦將為不善。至若後漢書。或謂茅五倫曰。子亦

有私子。是乃私欲之私也。已。宋儒之謬。實本於此也。
宋儒有言。聖人無欲。此言非是。人之有欲。人之情也。無情非
人。孔子之言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亦人也。焉得
無欲。特不縱欲耳。若果無欲。則與死人何異。宋儒云。聖人之
心。渾然天理。是以聖人為木偶人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
欲。周茂叔云。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
誠立。明通。孟子但曰。寡欲。不曰。無欲。茂叔乃欲至於無。是欲
死灰其心者也。若果死灰其心。是滅性也。然人心豈可令如
死灰哉。茂叔之言。亦空論也。已。

宋儒所謂聖人。莊周所論渾沌也。

宋儒動輒言當於理。托大非是。夫理者。物之脈理也。有逆順
無當否。如曰。順理逆理。則可言當否。則不可。古來合理與義
而言之。未失其本。宋儒誤以理為義。不知理自理。義自義。遂
有當於理之語。亦不詳字義之過也。

宋儒不識道。其所為道。特與釋氏比耳。宋儒見釋氏之談。其
道為甚妙。以為吾道不若彼。於是創孔氏無性理之說。將以
是與釋氏抗。殊不知釋氏之道。止於治心。放出家離親。毛食
以為生。坐禪於樹下。石上。以治其心。吾道乃帝王治天下之

道其與釋氏不可同年而語者也。夫釋氏之說心性至精至微，宋儒雖若死摹擬，竟不能及。韓昌黎所謂術業有專攻者，釋氏有焉。然愈精愈狹，愈微愈小。宋儒忘其食大宰服，充冕坐廣堂，進退百官以治天下，而慕彼狹小之道，此之謂自小。宋人唯歐陽永叔為有識，以其非伊洛之黨也。後儒乃以文人視之，惜哉。

紫芝園漫筆卷之四終

